

謝肇淞塵餘

下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90

2





塵餘卷之二

目錄

風陵書庫藏本

澤田瑞穗

不空

陳留謝肇淛輯

虎眠庵  
藏書  
未委

安羅鳳翔者嘉靖中以鄉貢仕至都御史羅  
 始為易州廣文無子有婢孕且三月妻妬而鬻  
 之餅師七月而生子羅不知也逾二十載羅為  
 開府以無子為族人瓜分其產夫婦飲泣而餅  
 師子長且美如玉時朝廷擇尚公主州以其  
 子應選他姓有妬之者訴之刺史曰此兒所生  
 不明其母乃先羅廣文婢也刺史適羅公門生



唐鑑 卷二  
聞其姓名大駭核其事良信遂罷尚玉之議而  
飛書白羅羅以詰妻妻辭窮吐實躬命駕千里  
迎之遂為父子。

宣城民夏某年少忽得異疾眼中常見紅旗兩  
片在前閃爍心恒驚悸以為雷神號令欲擊已  
每天陰雨輒狂走號哭不可制百方療之弗效  
最後吳中一醫至望見大驚曰某醫人多矣未  
有如此之異者是心與肝相離心反居上此不  
治之証也是必以驚悸得之然吾試為若療當

盡以相付勿問也乃命掃一密室緘堦甚固戒  
外人勿得窺亦勿得進飲食置爐火其中供湯  
水而已地中鋪設茵褥令極厚已陪夏處其中  
惟令其打觔斗如是三晝夜忽聞胷中砉然有  
聲即令開戶眼中紅旗已無見矣豁然而愈詢  
其致疾之由蓋因獨行於野陡然遇震雷而戰  
遂有斯疾也其家厚謝之醫不受而去

萬曆壬午靈璧縣民李相以宰牛為業一日晨  
起同里中人往隣邑販牛忽所行地上湧鮮血



尺許。瀆濺相衣。氣作牛。羶隨行。隨湧。逝不能止。同行及市人皆怪之。執相詣縣。縣令詢其故。置相於獄。申白司府。欲以奏聞。因涉怪乃止。相被釋歸。遂改業長齋。誦經。不茹葷肉。

縉雲管樞密師仁未仕時。正旦黎明出門。忽遇大鬼數輩。形狀猙獰。管叱問之。對曰。我疫鬼也。當行疫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也。曰。何故而免。曰。或積德。或門戶方興。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馬不敢犯。言畢不見。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州至范縣。水中啾啾有聲如歌如泣。知縣鄭鐸募夫挽之。得大鐘一。驗其銘。金承安二年造也。移置文殊寺中。

萬曆辛丑夏。歷城穆吏部深者。謝病家居。惚惚如有所失。但常見一人騎驢走已頂上。入其腹中。行動窸窣有聲。亦時聞其言語。三日一出。少頃便來如是者。兩月餘。穆移至村中。其人便去。自後絕不復來。



西山平坡寺成化間。聖駕幸之。見金剛面黑。笑曰。此似火裡金剛。一夕火起。而金剛焚。從大父廷衮歲貢。至京師。謁選之次。夢授一官。衙宇規制皆如學宮。而中堂獨非明倫堂。榜既覺。心異之。以語人曰。妄耳。安有學而堂不明倫者。既注選。授臨江府學訓導。比至。所見宛如夢中。而中堂榜爲明德堂。詰之。乃宋文丞相所書。後人不敢更之。故也。笑語僚友。莫不驚嘆。事之前定如此。

澧州吳錢少舉。孝廉讀書寺中。一日歸省。旬餘始至。啟戶。見簷際漏滴。地成穴。細視之。有光。命僕鍬之。得精金二十餅。迨計。借之。夕偶出戶外。望溝洫中。火光赫然。就視。盡水銀也。自中流出。無筭。亟命燭燭。至則皆凝成銀矣。舉之得千金。後錢官至華州守。

縉雲縣民華某。失其名。其母孕時。臨蓐不下而死。家人殯。置棺中。昇至山下。停三日。忽大霹靂一聲。其家驚。往山下視之。棺裂四寸許。啟視。見



已生矣。自腰已下。尚以布束之。而母不復活。遂  
收歸養之。及長。爲木匠。今尚存。

嘉靖間。山東張秋水漲。有二鐘。溯流而下。一道  
人見之。曰。湏得兄弟十人挽之。則可上。其一至  
聊城。聊城民許姓者。兄弟十人挽而出之。今置  
府西鐘樓中者是也。其一。至臨清。臨清民有九  
子。一壻者。相率挽之。且舉矣。其父出呵壻曰。何  
不多着力。言畢而鐘沉。莫知所之。

總兵曰。福者太原人。嘉靖己未。以千戶至京。承  
襲。携重貲。往欲納陞。指揮與同儕宿逆旅中。二  
人擄蒲爲戲。福坐旁觀。假寐不覺。驚叫。泪流被  
面。如是數四。儕輩怪之。乃令先就寢。夢未熟。覺  
枕畔有人呼之。曰。曰福爾。若不納。指揮則當申  
壬戌榜官。至總兵若必納。則當有重厄。四月。殆  
不可救。既覺。異之。遂寢。其謀比入京。而見同輩  
腰金者。甚羨之。不自禁。且曰。夢中事何足憑。遂  
上貲。既得。請繫金帶在身。則兩目懵然。都不見  
物。去之。則明如故。如是數日。遂得悸疾。幾死。果



四月方瘳。至壬戌登進士官如其言。  
武城城南二十五里。紅花口窪坑。穉生蓮花。艷  
麗馥郁。異於他植。夜雨時人過。其傍聞音樂。誼  
鬧。次日天晴。往則無聞也。

青州趙太史秉忠。少微時爲父兄所輕。及爲諸  
生稍稍有聲。一日過淄河。時方盛夏。水淺可揭。  
行至中流。忽聞空際大聲傳呼。勿傷趙狀元。趙  
心恐。亟涉至岸。回視則山水暴下。高十數丈。後  
來者人馬皆溺死。趙由是喜自負。至戊戌榜大

魁天下。

順夫。解元蕭鳴鳳者。精於星學。推算休咎如神。  
官郡守。以不職罷歸。舟次遇比部郎張公。惣張  
素聞蕭術。神試以已命扣之。步置良久不言。固  
問之曰。祿命書從此可焚矣。問何故。蕭曰。僕平  
生閱人多矣。無不中者。獨於僕與君而失之。張  
曰。何也。曰。僕自揣爵位應至方伯。而今止於二  
千石。觀君之命。不出三年。便當作相。而君猶然  
郎署也。豈吾術有未至耶。遂別去。張公入京。僅



三載以議大禮中。上意遂拜相。既貴，憶蕭言，輒為起之。十餘年，果至方伯而卒。  
嘉靖間，閩縣萬壽橋男子王甲死，而復甦，告其子曰：「吾頃者為一甲卒，所縛至一太府門下，遇陳都憲紀題，吾舌令報其子孫，因伸舌，舌有字云：『前受貴裔後貶孤兒，泰圖有出，八卦先推錯。』忙猶寄語子孫，福不微，買臣寄迹，決登皇基，冥司大尹書其子急呼隣人錄之，字跡隨錄隨滅，錄竟復死。」

平江人王亨正嗜牛炙，忽病瘡半年，百藥不効。沉頓中，夢黃衣人告云：「汝勿食牛肉，則生，更食則死。」既寤，誓不復食，病亦隨愈。

台州仙居李田，其子夢人推車過門，滿載皆書卷，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人姓名也。」揖而求觀，遍閱無已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指曰：「是爾姓名乎？」漫應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食牛，而爾家三世獨不食，當父子登科，既覺，亟更名遂夫，果驗。」



長樂北鄉龍塘。有拔言表親王姓者。養羊爲生。一日晝。憩恍惚間。見鄉人鄭三穿白衫。以花帨繫腰。直入羊欄。王自言。鄭三已死三年。何由至此。遂入欄視之。羊已生三子。中有白者。腰花色異之。終不肯售。一日王有佃戶娶婦。欲得大羊。王貶價與之。佃疑問。田王此羊何輕。直若是。王道其來歷云。鄭只負我會銀四錢。今足其數。不可多得。佃亦大駭云。鄭亦負我會銀二錢五分。二人相對嘆曰。生前負人些微。乃輪迴畜道。兩償其債耶。遂俱持齋行善。

重慶蹇公達。爲山東僉憲時。偶得關王像一幅。捐置書簾中。是夜夢關盛怒責之。曰。君得神像不敬。乃媒慢若斯。既覺亦不爲意。其夜家僮夢周倉大聲叱之。語如前。奔以告公。公乃取其像。裝潢焚香致敬。是夕復夢關來謝。且曰。吾與君有緣。將同衙相處故耳。既覺異其言。心惡之。速爲中丞撫順天駐。遵化入憲臺。則有關王祠在。其中云。相沿已久。莫之敢徙。公乃思前夢不誣。



且天下官治中。無有祠神者。獨此有之。始信行止皆前定也。

萬曆壬寅八月二十五日夜。福建地方見一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霹靂一聲。中裂開紅色。四圍白色。身彎能動。九月初八日夜。一星大如椀。色如血。頃刻分爲五大。各如椀。半夜合爲一。至四更復分爲五。至五更復爲一大。如米羅鷄鳴時。又復縮如椀。

陳鑑與俞士悅少同補郡庠生。月朔昧爽。偕入

學宮。行香路。逢燈籠百數。道路者皆負蘇州府執事。間聞一人先呼云。尚書都御史至矣。乘從悉隨。隘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返。殊恨來之不蚤。比至學宮。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前所遇陰官也。後俞位尚書。陳位都御史。

內黃民傅汝芳爲吏家。頗饒裕。有狐附其宅。駐前後凡十餘年。日索飲食酒肉。但不見形耳。聲細如老女子。有客至。輒相對。酬酢命酒。酒至。輒盡視之。如滲去者。家無小大。皆呼爲老胡。常自



稱已九千歲矣。更一千年，便當通天時，與客戲。取其簪，或匿其履，問之，則曰：物原在也。再視如故。性畏雷，每陰雨，輒令速具食。吾將他適，既霽，復還，問其何往，曰：雷公不喜爛我皮肉，暫藏地下，避之。除夕，輒遠去。至曉，便來，問之，曰：天神下降，不避，當剝吾皮，適已上天矣。問何故不他適，曰：凡人家先神，不善者，不容吾駐，傳之先善人也。問雌耶雄耶，我胡婆也。吾有一女，在某廟中，貢士段懷孝者，與傳善，至輒與狐語，因潛命燒。

酒欲醉而斃之。酒至，則不飲，曰：汝心大不善，欲禍我耶？問以吉凶事，不荅，曰：泄天機，雷將擊我。其家庄上有所使婢，一日至，但見兩婢，形聲衣服無別，互相撲擊，至室內而一瞥不見，婢亦無恙。其家亦無禍福，十餘年忽歸去。

東郡太守葉天球者，性慘覈，少恩。遷兵憲，行至徐州，卒數日，後其從吏王某者，亦暴卒。一夕而蘇，云：被追至城隍廟，罪囚甚多，俱伏階下。俄聞呵殿聲，有貴人擁蓋肩輿，至廟門下，馬城隍神。



出迎視之乃葉也。坐定神謂葉曰：冤鬼訴君甚衆，以君曾任官職不可如刑，但剔一目可也。遂見獄卒二人扶葉左眼，流血滿地。久之葉辭出，神亦送之。願見王曰：此吾從吏不合客死，囑神釋之。神許諾，隨送葉出門，復呵殿而去。王遂得活。

嘉興某給事者，不欲名家，居暴橫，凌轢其鄉。一日縣令方視事，突有一人從中道馳入，問之曰：城隍神令我借刑具，察之似中惡者，因令與之

且密使人覘焉。其人入廟中，因反扃其門，便化地外人，推不可開。但聞官吏決斷之聲，頃之厲聲唱曰：追到某給事，神大聲呵責，數四命鞭背，三百鞭已命送獄。既乃寂然，其人遂蘇，復送獄具。還縣問之，都不記憶。覘者密以告，令大驚，遣人視給事，方宴客無恙。至夜客散，還戶一跌而仆，輿歸。但言背痛，明晨疽發，三日而死。

隆慶三年己巳秋，武城縣大水。七月朔日至，既望，水始消，其窪地深溝，盡異形怪魚，不啻千萬。



首如無鱗鮎魚。頭皆硬甲。其色蒼黑。兩傍如蝦足者。六身之下。至尾兩傍皆紅鬚鬣。又似足形。水中搖擺甚急。紅鬚鬣皆見。且大小長短有二寸一寸者。一尾二尾者。

嘉靖辛丑六月二十一日。高唐州前大壁之北。雨餘地中偶露一罍。內有蝦蟇脊有白線。地方馬秦因以獻諸州守宋淮。命瘞之。西城隅。越三日。直指至宋。往迎之。至博平。暴卒。識者以爲發此不祥。因致祭。返藏於故地。及丙午歲。同知房

宗道脩甬道。復掘出。月餘。輒以事去官。

諸城北七十里。有小泥塚。年代不可考。塚週遭黑土如畫格。然方正整齊。中各陷以白土。不相侵亂。莫知其所以然。人亦不敢發。

諸城信陽里西北海東岸。上有石床。巨右平正。上有巨人仰卧。身長丈餘。首乾趾巽。腦跟脇肘。痕皆入石數寸。

諸城城陽社。有倒井。欹卧斜入。如人攀倒之者。泉甘。冬夏不竭。



萬曆癸卯正月。大名民有結伴往泰山進香者。其首周某。歛衆白鏹。私以低假易之。中途市物不售。衆尤之。周拒諱。仍誓曰。吾若盜易爾銀。當爲王靈官鞭死。既達泰山祠。畢下至山半。周忽有所見。哀呼乞命。如是數四。便失所在。時同行萬衆。皆聞殿上鞭聲。及往尋覓。周屍在崦谷中。已死矣。身上赤痕宛然。

聊城民妻李氏。性悍惡不睦。其鄰少有犯者。輒呪其稚幼。赴火墮湯。一夜夢神呵之。仍不改。李時產一子。方五月。甚愛之。置炕上。傍支鑊。沸湯烹粥。李暫出便旋。其兒匍匐至鑊。則失足墜湯中。大叫一聲而止。李走入視之。比救出。兒已熟矣。

濮州北三十里。地名柳巷口。有張某者。賣履爲活。萬曆己亥。忽有魅附其家。不見形狀。但聞語聲如老翁。自言姓侯。已九千歲矣。舍中庭設帷幙。客至與酬酢。問禍福無不奇中。其門如市。人皆呼爲靈仙。民有失金釧者。問魅。魅言某日曾



祭掃平曰。然宅中惟一人不。去者是盜也。見藏在屋北隅。火炕下。往搜果得。乃是日一小女。不得出游。憤而藏之耳。其他事多類是。張妻獨見之。與同寢處。或云亦淫之。凡三年餘。張遂致富。起大宅。至壬寅冬辭去。不知所之。

萬曆癸卯二月二十三日。夜太倉草場空中火發。自上而下。焚草六萬餘束。既熄視所焚者。皆成巨石。大數十圍。堆疊如山。斧擊碎視之。真石也。問守者云。倉中從來無石。皆積年爛草耳。不

知其故。

隆慶間甘肅城塌一角。內小棺無慮數百。啟之各有小屍。男子幘頭紅袍束帶。或官帽服色。容貌儼然。鬚髮尚存。女子翟冠霞帔。各長尺餘。俱有骨襯。一時甚驚駭。時固始廖春泉逢節巡撫甘肅。尋脩城命仍築置其中。遣官致祭。竟不知其故。

莆中黃繼周嘉靖癸卯省試第一。官至州刺史。構一室甚弘麗。落成之日。夢一神人謂之曰。好



看此宅此林太史宅也既覺心惡之不敢語人  
物色隣里亦無林太史者逾三十餘年黃年老  
子孫食指繁盛各分析居家計漸零落欲鬻宅  
而里人無能市者已丑歲春黃復夢前神人告  
曰林太史今至矣無何林咨伯堯俞登第選館  
職不十年竟得其居計黃得夢之日林尚未生  
也

響埠在諸城縣常山後麓亘八九里人行其上  
鏗然有聲緩行如登樓閣急走如擊鼓鞀

萬曆丁亥秋有龍起於嘉興之城西河畔有三  
塔寺塔上鐵頂各重數千斤一時吸去三十里  
外地名斗門置之地上行列如豎入地深數尺  
許

永福庠生謝湏忠徵租於候官縣弓山地方久  
住莊上獻歲宰猪剖腹刳腸出腸登机猪復投  
地躑躅奔走不止一市大駭萬人聚觀中一人  
曰此猪曾許下橋殿將軍疑此爲祟急以他猪  
酬之乃斃



嘉靖乙丑歲。固安縣建關王祠。祠成。中丞蘇公繼臯爲之扁。曰：漢關侯廟。是夜夢神持刀來責曰：吾已封王爵矣。奈何復侯我乎。亟易之不者。且斫汝頭。夢中窘急。應之曰：王在漢故侯耳。侯而係之。以漢寔錄也。何傷神。乃去。既覺。驚怖發狂。累日始復。

固安劉養浩舉孝廉爲郡丞。少時如廁。輒以殘東拭穢。如是數年矣。一日夢一老父衣冠甚偉。直至其前。曰：子今後勿以本紙上廁。遂驚覺。自後不敢復用。

新淦孝廉張堯文。偕兄於己卯冬。上計至桃源。而堯文病且死。同舟諸孝廉促發。不能相待。兄不得已。舁至岸上。關王廟傍。氣已絕矣。兄日夜涕泣禱於王。是夜夢神告曰：張兵憲當更生。且勿歛。家人驚覺。候之。惟心尚暖。爾張既死。恍惚如夢中。行三晝夜。至崑崙山。觀河源。適有天符。命已爲河神。而業有神位已之上。不欲就職。力爭。久之。神曰：當俟河決時奉致耳。既出。皇惑無



所之忽見一天神楮面長髯騎馬手執偃月刀叱曰汝何得至此提其髻離地尺餘疾馳而還至故處推落一深塹而蘇死已十八日矣遍體皆潰爛傳藥百日而後能起後舉癸未進士至壬寅歲以衢州守拜臨清兵憲時適開黃河既涖任三日至河上謁少司空歸至朝城疽發背而卒。

順天府西史家營大山峻峭有石如臼傳仙人隱所曰產米日取不竭寺僧憚險阻鑿穴通之穴成而米不至。

得仁務陵在灤縣瞭鷹臺東三塚相望有臺隆起古洞深邃人以燭行里許見火熒然什物俱備擲之以磚其中萬矢俱發大懼走免。

一酒匠見蒼蠅投酒甕即取放乾地以灰擁其體水從灰拔蠅命得活如此日久救蠅數多後為盜拔無能自白獄將成主刑者援筆欲判決羣蠅輒集筆尖揮去復集因疑其冤詳問之則誣也呼盜一訊而服遂得釋歸。



朱參將冠山東人督兵守臨山一日過謝尚寶  
飯之筋不舉牛肉值倭奴犯江北督兵自高郵  
涉湖大風陡作舟溺十餘艘自度不能免焚香  
祝天風漸微諸人依溺舟近岸若有扶持者登  
陸盡舟乃沉朱不忍食牛并拯舟人數十命今  
以良將顯。

萬曆乙酉科應天府庠生李鑑祈夢神祠夢與  
楊應文同榜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  
更畫一牛像在傍李杳訪庠籍有楊應文姓名

謂同中及歲試楊生不得科舉入場李快快自  
失洎揭榜復有楊應文同登乃常州無錫人也  
因詳叩楊氏前代陰隲事楊云其家不宰生食  
牛已三代矣。

會稽陶師賢過壯無子有族弟素為仇隙不往  
來者十餘年一日陶閒行水濱見鱉與蛇交俄  
而蛇去漁者獲鱉市之陶心念聞鱉與蛇交者  
食之殺人遂隨漁師所之既入城適族弟家奴  
持錢易之歸而告妻妻驚曰仇私怨也此而不



告必至滅門。奈天理何。陶矍然馳過其弟。弟以仇之深也。匿弗敢見。隔門問來。故陶具道。所以試問。爨下鱉已熟矣。召犬與食之。立死。妻子出環泣。羅拜。遂相好如初。師賢歸。是夜其妻夢人授以嬰兒。遂有娠。生男。即文僖也。子孫簪組。蟬聯不絕。皆其後云。

成化間。易貴守辰州府。有窶人擔紙。勞困。息肩路旁。不覺牀熟。而絲為盜所竊矣。訴於貴。即使人擡失紙處一石。到府。至階下杖焉。入門擁觀者如市。遂閉門。量罰入門者。以資窶人。復密詰曰。汝紙有識乎。曰有。遂俾潛住於府。至數日出。公牘多買諸賈人紙。比送至。即令各書姓名于上。乃召窶人認之。果得原紙。盜紙人伏罪。

弘治間。郭彭祥守眉州。問刑。明決鄰封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托弟携歸。置產券。俱弟收掌。兄卒於官。嫂扶櫬歸家。弟絕無所與。又無籍可稽。嫂訴於州。屢訊不服。乃越境訟之於郭。郭即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拔其弟姓名同。



盜某處財物。移文本州。及械至。詰曰。汝與某人  
爲盜。得財致富。其弟泣曰。某田某宅。俱吾兄仕  
宦所得者。置之契券。俱在。具狀甚詳。一一錄記。  
乃出其嫂語之。遂款服。悉還其產。  
吳人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  
詐稱火燒夫死者。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而  
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仍積薪燒之。察  
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  
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萬曆戊子年。閩縣時昇里有蘇四者。與同里人  
葉五幼相善。後葉往建州客死。蘇不知也。六月  
間。蘇四進城。邂逅葉驢。甚葉五即邀入酒肆。餽  
饌。皆冬時物。訂之同往建寧。經商。蘇遂歸。辭其  
嫂。葉與俱。反。但不入其門。蘇盥浴。葉從門外促  
甚。亟遂由南臺抵洪塘。至下浦時。已晡矣。蘇心  
眼朦朧。如在黑月中。行不覺入地隊中。偶見一  
人。狀貌奇偉。銀盔金甲。葉即逃走。蘇亦却步。尾  
之神。以掌掌蘇。蘇遂失。葉如夢覺。循身。畦四壁。



負洞如盎中。但耳聞譙樓已三鼓矣。時郡守江公禱雨，釣龍井，印封牢密。越三日，復向井中觸龍。聞有人聲，啟視之，綆而出。叩之始道其詳。方知酒肆乃陰市，葉五乃死友也。聲聞郡中，以爲怪事。

嘉靖間，新安一商，父客姑蘇家，止一妻。忽同里客歸，商以囊金遺妻，且寄問云：非父且歸矣。同里至商家門，方尙時盛夏，妻坐屋簷梳洗，乳有紅痣。同里視良，父方叩門，驚起避之。同里致夫

意，且遺囊金。妻拜謝，具飯，且寄聲。夫言家中無恙。父之同里至，吳言內君甚適，謝之。良父曰：我有一言，爾無怪。爾內君我與狎矣。商曰：子無妄言。曰：爾不我信。爾妻乳有紅痣，可徵也。商面赭無言。遂治裝歸道中，購一利刃，携之歸。至家二里許，一林中遇妻，盛服而行。商曰：爾將何往？曰：母有疾，將歸寧。商給之一僻處，以刃斷妻頭，棄之去。至家叩門，妻知其夫至也，嬉笑出迎。商見之大驚，曰：適林中所刃者，非子也。妻亦怒曰：子



別二年而歸。刃我我何負子。商已心疑而回視。室中有所供。大士像血痕尚鮮。几上遺一刃。乃自吳中所携者。商知妻有冤。抱頭哭。具言所以。妻亦悟。夏月屋簷梳洗。同里竊窺之。耳居無何。復至吳。同里見之。曰。爾前行追失告。一言恐爾夫婦參商。亦爲言故。商心怒之。遂與絕。

嘉靖間。京營一卒。方採樵野外。是日歲除。忽大雪塞。逕卒度。已日暮。遂趨至一廟中。避雪。廊廡圯甚。方踟躕簷下。覓燈火。見二道士立雪中。語

其一已別去。一道士且行。卒褰其衣。曰。師何往。吾將隨之。道士不應。卒挽其衣。行雪上。良久。至江邊。道士語卒曰。子無隨我。遂浮江而過。飄飄飛仙也。卒驚愕。久之。順江行數里。聽城樓已三鼓。是爲維揚。踐更卒叩之。云。自京中來。恠其妄誕。遂白郡縣。械至京營。計其時日。卒除前尚在。伍往返不一月云。

萬曆戊戌。末年縣臨洛關。民王某家事頗饒。有狐降其室。但聞音響。不見其形。時時需索飲食。



亦時有所贈送。其友郝醫官拉王至家。密語曰。渠若求酒。何不置藥毒殺之。王不忍也。居數月。郝隨衆來觀。怪大言曰。郝某汝來乎。汝何故教人毒我。我豈不知汝行事乎。因歷數其平日陰事。郝大駭走歸。一日告主人欲行。吾有弟取婦。暫歸。逾月復至。大笑曰。弟取婦甚拙。因擲綉鞋數事示人曰。如此拙工。寧不笑人乎。其家以無禍福。供養不怠。至今猶存。

登州司李冀述臨漳人。自言未第時。至永年宋某家讀書。其館在孤村之北。荒涼尤甚。入夜欲睡。宋有二子恒攪其眠。一日黃昏乘其出。即拒戶寢。俄頃聞外戶開聲。又聞撥扃聲。倏入戶矣。心疑爲怪。又疑宋氏子來。颺之。面壁堅卧不動。其人立牀前。有頃又伏床下。如是數四。遂以手撫冀面。循其體至足而止。冀不爲動。又立床前。食頃曳履而去。冀猶以爲宋也。比明起視。則門扃如故。問宋原未出戶也。始知爲怪。冀登戊戌進士。



世宗時祀元始天尊。適內苑得白龜，內出一對子。與分宜相云：洛水神龜獻瑞，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五，數統於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分宜相對云：丹山彩鳳呈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尤大將軍繼先，騎射絕倫。有把總吳某者，欲甘心焉。一日尤方校射，矢不虛發。坐客贊賞，吳忽挺身出曰：善哉！主將之射，堪與某角矣。尤怒其

狂，遂與對百步之外。吳曰：吾先發，欲中爾左目。尤謾應之曰：吾欲中爾右目。既吳一發而中，流血淋漓。尤殊不動，拔箭出呼曰：爾若逃，箭當按軍法。吳懼，不敢動。既發，則穿吳右目，透腦而出。五十餘步，飲羽於石。吳遂死，而尤竟眇一目。後為名將，虜畏之，稱為獨眼龍。

福寧民夏某者，生一子，方五月，其母襁之於背，往溪邊擣衣，失手杵擊兒額，兒死。夏聞怒甚，欲殺母，伴不介意。翌日誑母往舅家，先藏利刃，出



谷間至中途詒毋少俟逕往取刃手入岩際忽有大石從山巔墜下正壓其臂伸縮不得大呼求拯毋聞聲往視亟呼人集欲昇其石臨動輒有雷電轟擊莫之敢近痛楚彌日具說所以經十餘日風侵日曝殆非人類復有烏鵲百餘飛來啄齧驅去復至至於蟻蚋羣集困苦備極半月後乃死。

廣陵民程氏夫婦性嗜鱉一日偶得巨鱉囑婢脩治時暫出外婢念手所殺鱉不知其幾今此巨鱉心欲釋之吾甘受筆撻耳遂放池中主固索鱉對以走失遂遭痛打後感疫疾將死家人昇至水閣以俟盡命夜忽有物從池中出身負濕泥塗於婢身熱得涼解疾乃甦愈主怪其不死詰之具以寔對主不信至夜潛窺則向所失鱉也闔門驚嘆永不食鱉。

謝文正公冢婦徐氏偶見隣屠賈操刀將宰一犉牛牛輒下淚問其價若干即與易之三月而生犢其後產畜無數蓋天與其善多產以報



因戒子孫不得食牛。

嘉靖乙卯胡鎮撫賢統兵禦寇至臨山少憩樹下見屠兒將椎一牛一犢尚隨乳將利刀嚙至車溝中以蹄踏沒泥中屠兒遍索不獲胡語其故竟殺牛次日胡沒于陣。

萬曆癸巳七月霸州江氏書屋壁上懸古劍一口一日大風雨震電屋瓦皆飛有龍起自鞘中火光滿室鐔缺皆鎔化穿屋角昇天而去室內圖書俱無恙。

萬曆丁未四月內有海鯨大如牛船入江至洪塘金山塔湖暴鬣數日衆以爲怪莫敢取經五七日人見其由磨心塔出海灣有二汊港閣淺復入峽內至今未出不知潜在何許好事者競傳以爲海龍王使者近書於古靈王云未經月水漲五次。

南樂縣西有馬神廟素傳有狐妖有魏生者素不懼鬼因人言直携襍被往宿至中夜忽聞開門聲生呵之曰狐怪來乎倏已至前則十八九



子女也。容色絕代。自言其家女。因父母責。逃至此。生半信。且疑。因留宿。撫其面。戲捉其兩鬢。曰。汝是狐精。敢來魅人。叱之數四。女大叫一聲。走出月下。視兩手所捉。皆狐毛也。始驚懼。走歸。病數月。方愈。

南樂民丁。三畏者。爲掾吏。萬曆己亥。有神降於其室。紗帽朱衣。偉然丈夫也。常索酒食。丁家有少婦。恒與之密。亦時將物與之家。以是頗饒。自言我客官也。每歲兩度至。至輒有貨物相贈。盤

桓月餘始去。

固安民朱某者。有少婦。爲妖所據。衣冠如常人。出入無忌。萬方禁之。不可得。適張真人來朝。朱走京師。懇之。張與一符。令施置門外。如其言。少頃。怪至。大笑曰。是何爲者。取而裂之。朱益恐。又往見張。張又與一符。令施大門外。如其言。少頃。怪至。又大笑曰。是何爲者。又取裂之。忽大霹靂一聲。擊一黑狐。死於地。自是遂絕。

魚臺隨僉憲府家居時。其隣邑友人家。爲狐所



宅問吉凶者往祈之其應如響人呼爲老僊隨  
往觀焉主人向東密念呪語頃刻而至乃一衣  
冠士人也應對明爽叙寒暄畢却入簾內掀簾  
視之闐無所覩但聞聲耳隨問從何來曰在東  
南二千里外問年幾何曰二百餘矣往時濟寧  
有老狐傳易經者是吾祖也蓋當時濟寧曾有  
是事云隨又問君祖那得易理曰吾祖曾在白  
鹿洞中聽朱晦翁及陸子靜講易遂通大義耳  
隨臨去曰謝君相訪奉贈一丹隨問何丹笑曰

仙丹豈不識乎然今未可與君十日爲期但誠  
心勿悞也隨既歸心計曰野狐安得有丹過十  
日往訪之則不復至矣村人有失牛者往扣之  
曰牛固在也過數刻則殺之矣問在何所曰吾  
不言言則盜牛者禍矣但吾能爲若致之少選  
大風晦冥一牛轟然墮地則已被縛矣此萬曆  
甲午乙未間事也

候官柯嶼有農者白一天旱在上浦洋踏車灌  
田辛苦露宿於浦塹草坂復有農者林一亦在



洋視水行經白二睡處屢喚不醒時夜半風涼  
月明如晝據坐田間熟視睡狀見一童子從鼻  
中出由足下地經一車頭小溝驚礙不得前適  
風吹一稻稈橫水面履之而度前有青竹挂金  
紙錢在秧地上復低頭取之已復將稻草心串  
水中落葉而反童子初只寸許後漸遠漸長如  
人及至舊車頭小溝處稻稈已被風吹直不得  
過復從他路經歷艱難尤甚急至身上復從鼻  
入而白二遂吟語而甦道夢中過一獨木橋甚

驚遇一大人尾而行道拾金錢數十見水中大  
魚取之而歸歸而斷橋已仆歷盡海角天涯勞  
苦倦極背汗如漿林一乃知向所見者白二之  
游鬼也。

內黃人朱冠爲縣博士性落鬼嗜酒不治家人  
產鄉里姍笑之一日病死逾日復蘇云身如夢  
中被追見閻王閻王檢簿久之曰錯矣命放還  
朱告以已貧苦今既死不願生王命人引視後  
殿廡下有缸十數悉盛酒滿其中曰此皆爾



之食料。今尚未盡。何便死。隨被推入缸中。遂活。因復縱飲。至五年方卒。

萬曆戊戌秋。武安民喬某者。夫妻相向坐。其床上絮被。無故自起。四方齊。一人牽之者。離地可三尺。徐行出門。至屋上而止。一家驚懼。亦無吉凶。

武安民王二傭販為生。家稍充足。萬曆十二年夏。室中火無故發。有孩子數歲。卧於床。床席俱燬。周圍去孩尺餘而止。肌膚無損。有布袋盛米穀。掛梁間。米穀成灰。而袋亦不燃。室傍一櫥盛衣物。發視之內。物皆焚。而櫥不焦灼。

大名崔維嶽為淮安郡丞。言其所親頽某者。失其名。為茂才。性不嗜酒色。年二十餘暴死。至一殿下。殿上有據案坐者。是其中表兄。見頽大驚。曰。汝未合來此。必業鬼。往追問。是何處。曰。此陰司也。可速歸。因執手送出門。門外輿中有群婦人過。一婦甚姝。見頽而笑。頽問兄。此何人。兄曰。此人與弟合有一宿之緣。故耳。因問萬事。皆注。



定否曰定曰如某性不飲酒亦注定乎兄命取酒祿簿示之至頽獨無因苦境兄令加之曰此天曹事豈可矯偽若之再三乃命筆加兩點曰此自足矣又問功名有定乎曰定命取功名簿閱之曰子數年當食廩又三十年而貢貢爲無錫縣主簿爲簿之後方與前婦人了此緣耳言畢入內頽遂甦自是能飲酒然不能過二十杯其後貢爲主簿一一如其言比運糧至京宿旅店有一娼宛如夢中所見遂與狎一宿而卒以

此免官

南樂民張亨常爲陰司勾事俗謂之活急脚其妻弟韓一年少不羈時時求張欲與同往其父母不可韓求不已一日張赴冥韓亦隨之行至一城甚壯麗守門者呵之不得入張語韓可少待予入了公事即出張入久不出韓徬徨無聊忽見一車載群婦人南行婦甚麗以手招韓韓悅之遂上車同行比張出不見韓以爲歸家也比活視韓則屍且僵矣妻父母大詬張張曰母



恐吾往覓之復入冥至前所立次問居人居人有見者具言所以亟南行追之則已入城南民家爲猪矣張復甦跡至民家問君夜來猪產子乎曰然昨得猪十牝而一牝張以錢市其牝者民固不肯因具言其故乃與之張袖猪歸至家將猪口向韓耳畔極力擊之猪大喚一聲而死韓蹶然甦驚問所以張出猪示之曰此子化身也怖惋累日終身不食豕肉

萬曆乙亥樛李沈文銳家居臨河場中有石碾

重可千斤一日沈方晝坐忽見石碾無故旋轉如人推之徑入水中食頃從水中復出止於故處是秋家中槐樹結子皆成豆人取食之沈亦竟無禍福

嘉禾陸成山太學夏日食煮鷄子已熟置几上將脫其殼忽殼內作小雞聲陸驚怪以付奴食之居三日其三歲子死於痘

隆慶初山東肥城縣民姜恭年一百一十一歲妻亦一百七歲子年八十五知縣顧庭召見之錫



以金帛復其役。

雲間人喬某者以醫為業家奉祀呂純陽甚謹  
一夕夢呂謂之曰水上浮萍甚能愈疾幸多致  
之及覺併力收積至數十車是冬大疫十死八  
九凡請喬診視者藥中加萍一撮無不立愈其  
門如市遂致萬金之產疫過後他醫有以重賂  
請其方者比用之都不得驗  
雲間潘觀察允哲為御史日人以有古玉面書  
來售者以數銀獲之其文皆柳葉篆不能別至

家携以示人有博古者辨其字為雪堂且曰是  
必蘇長公物長公嘗任黃州而黃有是堂也公  
亦不以為意未暮年出守黃州登雪堂矍然有  
感因出以示寮屬且嘆事之不偶遂就其文摹  
而大之以扁其堂公子雲樞倅東郡時余聞其  
事以質之信然兼出圖書翫之螭紐方印色沁  
血斑斑然亦足寶也

費縣定慧寺一方大刹也四無居人林木可怖  
許襄毅公巡歷去寺二里許偶有三蛇當道逐



之去而復來仰首若哀訴之狀公驚異乃命之  
曰若有冤抑當指所向吾爲汝白之蛇乃踴躍  
先行至寺傍一大水坑中不出公遂駐節令人  
泄去坑水三屍宛然枕藉於中取寺僧鞫之則  
利其所携致命者也僧遂伏辜人以爲神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父將塋祖已擇日矣忽夜  
夢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作尊大人之  
藏於某山之原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望緩三  
日吾當徙避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得一穴濶

六尺許中有赤蛇千餘尾其一長數丈蓋所夢  
朱衣也先生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  
憶夢中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  
家時母方妊後數日先生生焉厥狀甚異舌能  
銜入鼻中宛如虵狀後遭靖難之變竟赤九族



塵餘卷之二終

此書ハ第一店商ヒノ火々又ハ旅行ノ客ナトノヨミ  
ヲキテ大ニ心得ニナルヲ專ラ説アラハセリ且又  
漢土ノ俗語ヲシルノ便利トモナレハ文雅ノ君子  
タリトモ亦必ス玩ヒタシマベキ書ナリ

杜騙新書

浙江 夔衷張應俞著 全二冊

此書ハ中華ノ談話日用ノ言語且ニ三字三字ヨリ  
六字七字ニ至ルミテノ熟字ヲアツメ片カナヲ以テ  
傍ニ華音附シ下ニ委ク譯ラツケ字コトニ平  
上去入ノ四声ヲ点ス華音ヲ學ヒ小説俗語  
ヲ學フ人大ニ有益ノ書ナリ

唐語僂用

冠山岡島璞玉輯 全六冊

此書ハ唐ノ太宗ノ撰ニテ武ヲ以テ乱ス  
ラサメ仁ヲ施シ義ヲ行ヒ己ヲ屈シ諫ニ從ヒ唐三百年  
ノ基ヒラ開キ玉ヲ所ノ專要ヲ示ルシタル書也貞觀  
政要ト合セ七国家ヲ治ルルノ見タシマベキ書ナリ

助語審象

皆川淇園先生門人 小本全三冊 新刻出來

此書ハ古今ノ助字ヲ殘ラズ集メ俗譯ヲ附シ  
註解ヲ加ヘ例ヲ引キ用字ノ顛倒ヲ辨シ俗語  
ノ助字ニハ熟字ヲ舉ケ初學ノ輩ニ便利ス  
書ヲ解シ文ヲ作ルニ重宝第一ノ書ナリ

唐太宗金鏡管見

全一冊

此書ハ唐ノ太宗ノ撰ニテ武ヲ以テ乱ス  
ラサメ仁ヲ施シ義ヲ行ヒ己ヲ屈シ諫ニ從ヒ唐三百年  
ノ基ヒラ開キ玉ヲ所ノ專要ヲ示ルシタル書也貞觀  
政要ト合セ七国家ヲ治ルルノ見タシマベキ書ナリ

本草綱目補物品目錄

全二冊

此書ハ本草綱目ニモレタル産物ノ出所ヲ諸書ヨリ  
引キ能毒和名等ヲ委ク著シタル書ナリ

春秋非左

明 郝京山著 全二冊 皆川淇園先生校訂

塵餘

明 謝肇淛輯 全三冊 皆川淇園先生校訂

此書ハ五雜俎 續編ニシテ明ノ嘉靖萬曆ノ  
コロ都鄙イロクノ珍シク怪シキコトノアリシヲ  
見聞シテカキアツメタルヲモシロキ書ナリ

文政元年戊寅初冬

皇都書林

御幸町御池下ル町

菱屋孫兵衛



